

## 汪先生“下蛋”

□ 乌人

有一段时间,汪曾祺先生家里的居住条件不太好。一家五口人挤在一个只有两间房的单元楼里。仅有一张可以写字的小桌子只能摆在小屋里。

那时,如果赶上汪先生的二女儿汪朝上夜班,家里人连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打搅了汪朝的好觉。汪先生有时酝酿好了一篇文章,想写,但不敢进屋,急得满屋子乱转,那样子就好像一只就要下蛋的母鸡憋红了脸急着找窝下蛋似的。好容易等到汪朝起来了,汪先生急忙跑进屋里,摊开稿纸,头都顾不上抬,忙着写自己构思好的文章。每逢这时,就是天塌下来,汪先生也顾不上了。

这样的事情多了起来后,汪先生的孩子们一见汪先生那样子,就知道汪先生又要写文章了,便打趣汪先生:“老头儿又有蛋要下了。”汪先生不高兴地说:“什么下蛋?是写文章。”时间长了,汪先生也习惯了,而且还觉得这个比喻很好玩。有时,汪先生自己也这样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老头儿要下一个大蛋。”

有一次,我在汪先生家,汪先生和我说起这事儿,我笑着问先生:“您有没有像高邮的鸭子那样,一次下个双黄蛋?”汪先生很认真地说:“嗯,这一点,我可比不上我们高邮那些鸭子。人家那可是天下闻名的名角儿。”

## 水边的工位

□ 郑帆

老张是我的隔壁邻居,去年退休后,就把“办公室”搬到了城郊的那条小河的拐弯处。每天早上六点半,雷打不动,拎着他塞满了鱼竿、鱼饵、小马扎的“办公包”,准时去“上班”。

他这水边的“工位”可比原来公司的格子间宽敞多了,而且环境特别好,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清澈的流水,偶尔还有野鸭子慢慢地游过与他做伴。

他停好小电驴就立马在“工位”上摆开阵势:支好竿、调好漂、打上窝子。然后,坐在小马扎上,那神情,跟他在公司里打开电脑时一模一样,庄严。

原来公司里的工位,是为了挣钱生活。几十个微信群、钉钉群,跟催命似的。而这个水边的“工位”呢?自己花钱消磨时间,是他的一块精神自留地,用来救赎与治愈自己。

人其实也是很矛盾的动物,老张原来上班时忙得团团转,做梦都想着能够早点退休,可真正退休的日子来了,空闲得整日无所事事,待在家里与老婆大眼瞪小眼,免不了还拌几句嘴,听她的唠唠叨叨,时间长了也觉得厌烦,又不喜欢

打牌、聊八卦,漫长的时间不知如何打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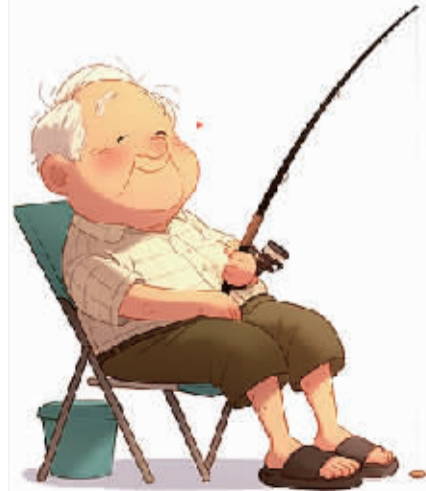
碳素鱼竿一千多元,声呐探鱼器大几百,还有那五花八门的饵料,比点一顿外卖还贵。他老婆没少叨叨:“上千块钱买一堆家伙,钓几条小鱼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本……”他老婆与我很熟,路上遇见也要打招呼,她有一次摇头跟我说她家老张最近迷上了钓鱼,鱼没见钓回来几条,工具却花钱买了一大堆,可真是差生文具多!

老张听了,不辩解,其实他心里清楚:不过是花钱买点情绪价值吧。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草皮上。外面的喧嚣与他无关,不用上下班按时打卡,时间概念变得模糊起来。

有次与朋友一起去钓鱼,一发不可收拾,成了快乐钓鱼者。“钓鱼最好玩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竿会钓上什么鱼。”老张笑着说,浮漂投下去的那一刻起,好像将烦恼随鱼钩一并抛入水里,真正钓上鱼的那一刹那,更多的是多巴胺的快乐,还有内心深处的释然。

旁边的年轻小伙周末喜欢在这里放松心情,随手握着鱼竿、耳机戴上,游戏一开,鱼爱上不上随便。

夕阳西下时,老婆电话来了,他看了一眼旁边桶里零星的小杂鱼,其实有没有钓到鱼,不是那么重要。马上要回到那个有灯光、有唠叨、有温暖的家里去,他要的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心境。一天天过得充实点、舒坦点就足够了。然后,明天一早,再来这个“工位”报到。



## 羊城忆起“兵之初”

□ 孙振军



1980年底,换上水兵服并佩戴上肩章、帽徽的海军新兵。

每每到广州、虎门、海南、三亚、西沙、南海,看到潮起潮落、云飞浪卷,闻到海咸鱼腥、暖风椰香,都会想起在海军当兵的青葱岁月、难忘经历。特别是46年前的今天,即1980年11月23日,是我正式踏入军营的第一天。

1980年7月,在经历了好不紧张的7、8、9号三天高考后,我不出意外地顺利落榜了。父母不甘心,认为村里有个女孩子都考上大学了(其实是中专类护校),那么我也一定能考上。于是,便把我送到已出嫁的大姐家所在的宜阳县城旁沈屯村宜洛煤矿高中复读。谁知刚读了半个多月书,刚认得班主任姓杜,同学们还没熟悉,家里便传来征兵开始了的消息。于是,我马上告别姐姐、姐夫全家,骑自行车,飞一样地回到我户口所在的一个叫薛屯村的大队,迫切地找到大队干部报上名,并兴奋地去参加了一系列体检。因为,1960年代出生的男孩子们,大多数从骨子里就喜欢当兵,我更认为自己是当兵的料;再复习一年高中课程,很可能还是考不上大学的。

当年海军到河南省洛阳地区宜阳县征兵,大概是从1980年10月5日开始的。月底前,定兵就结束。当我穿上肥大的蓝色海军装时,还不满17周岁。11月18日,我们丰李公社的116名海军新兵,基本也就是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我上高中时的四个班的落榜同学们,在公社离县城最近的大村子员庄村内一个小庙里集中。人都到齐后,各大队也就是各村的支部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与民兵营长们,都陆续返回了。晚上,时任公社党委书记蓝保卿来看望我们,并充满激情地讲了一大堆勉励的话。蓝书记在洛阳地委当过秘书,讲话很有鼓动性,大意是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大背景下,在祖国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今天敢于勇敢地离开家乡去保卫边疆领海,将来一定是会有大出息的。这些话,听的我们热血喷张、心潮澎湃,顿时觉得自己已经是跟国家有关系的人、甚至已经是国家的人了,感到很自豪、很骄傲、很伟大!思想觉悟也“蹭蹭蹭”地往上提高了一大截!蓝书记属于那个年代水平较高的基层干部,后来曾官至正处级的洛阳地区粮食局局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从员庄村出发,到宜阳县城西的县委党校集合。早晨吃的是羊肉汤泡油旋馍,中午、晚上吃的都是白面条与白蒸馍。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不是过年的时候,一整天都有肉与细粮吃。

晚饭后,我请假到父亲的工作单位、宜阳县最大的国营“综合商店”宿舍区,与专程从老家坐着哥哥骑的自行车赶了50多里路来给我送行的奶奶说话、告别。记得当时天气已冷,奶奶围着一一条深褐色的头巾,对襟上衣、灯笼土布裤

子,小脚上穿着手工布鞋。尽管她脸上始终带着笑意,嘴上说着“我不紧记你、我舍得让你走”,但却始终拉着我的手,一刻也不放下。我们家兄弟姊妹八个,全都是奶奶带大的,人人跟奶奶的感情都很深;奶奶更是把我们个个都当成宝贝看。到了临别的时候,她又和父亲把我送到“综合商店”西侧的大马路路北边,一直不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到了最后分别的时候,她才终于忍不住地说了一句话:“振娃啊,你当兵再回来时,可就见不着奶奶啦啊!”因为奶奶当时85岁生日已过,而我们当兵满三年后才能探家,她觉得自己可能活不到再见到我那一天了。听闻此言,父亲掉了泪,我更掉了泪,真想将军装脱掉不去部队了……奶奶当时的不舍与牵挂,直到今天也当了爷爷辈儿、有了孙子后,我才真正体味到了。

但毕竟当时还是年龄小、心事淡,到县委党校后很快便怀着对未来的莫名期待与憧憬,进入了梦乡。到了20日凌晨三四点钟,我们从县委党校坐卡车出发往洛阳东火车站赶,在洛宜公路上路过离我家最近的邻村后河村时,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往我们村的方向看,巴望能看到一个把亲人或熟人。但四周一片漆黑,除了庄稼啥也没有;人更已身不由己,无法再下车了。

中午,在洛阳东火车站的兵站吃了一顿大米饭,全洛阳地区的海军新兵也都到齐了。然后,我们全部坐上闷罐子火车,“哐哐当当”地出发了。在火车上,我问接兵的天津籍周连长和其他老班长:你们这是要让我们去哪里当兵?答曰:广州。我又问:啥部队?又答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第一训练船!我心里一愣,在想:这该是一条多大的船啊,能装下我们一千多人?火车开了几个小时后,说天津话的周连长干脆直接宣布:大家都记一下,如果你们在路上摔车啦、上错车啦,就去车站找穿军装的军代表,说你是南海舰队第一训练船的,他会安排你坐别的车追上我们的。

火车一路向东、向南,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武昌、咸宁,长沙、株洲、衡阳、郴州,韶关、广州。经过四天三夜狂奔,23号天快亮时,在广州黄埔江边码头,也是铁路的尽头,终于彻底停下来了。大家乱哄哄地下火车,吃了沿途兵站灶的最后一顿早餐。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入建制,更没有什么纪律约束,再加上接兵干部、老班长们也鼓励我们抢饭吃,说“抢不到饭饿肚子活该!”,所以,一路上抢饭是常态。至今我还记得在黄埔抢饭时的一个细节,即一个战友的大盖水兵帽被别人挤到了汤锅里……

早饭后,我们坐上一长排海军的登陆艇,一路沿珠江而下往东南开。天彻底亮后,太阳出来了,整个珠江口江面、零丁洋海面,像着了一团大火,红的不得了。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大海。我当时在想:今后在这种鬼地方生活,咋看东西啊?约一个半小时后,登陆艇靠岸沙角炮台码头。下船之后,我们在一棵大榕树下进行分兵。上岸后我深吸了几口气,感到海沙味、海腥味非常浓烈,跟北方家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觉得很不适应。但没想到的是,这种味道竟然让我眷恋了一生。这是后话了。

我与其他几个新兵,是被后来才知道叫王英杰的班长点名、列队后带走的。路上,我小心翼翼地问王班长:“这是什么地方?”王班长回答:“傻屌!”听他的语气很和蔼、很亲切,看着也不像是不耐烦,更不像是在骂我,心里就想:广东咋会有这种地名啊?但很快,我们就到达一大队三中队驻地了,我也终于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啦:沙角!广东省东莞县太平镇虎门要塞沙角炮台,南海舰队第一训练团。

(作者系黄河时报社创社总编辑、洛阳师院新传学院客座教授)

2025.11.23